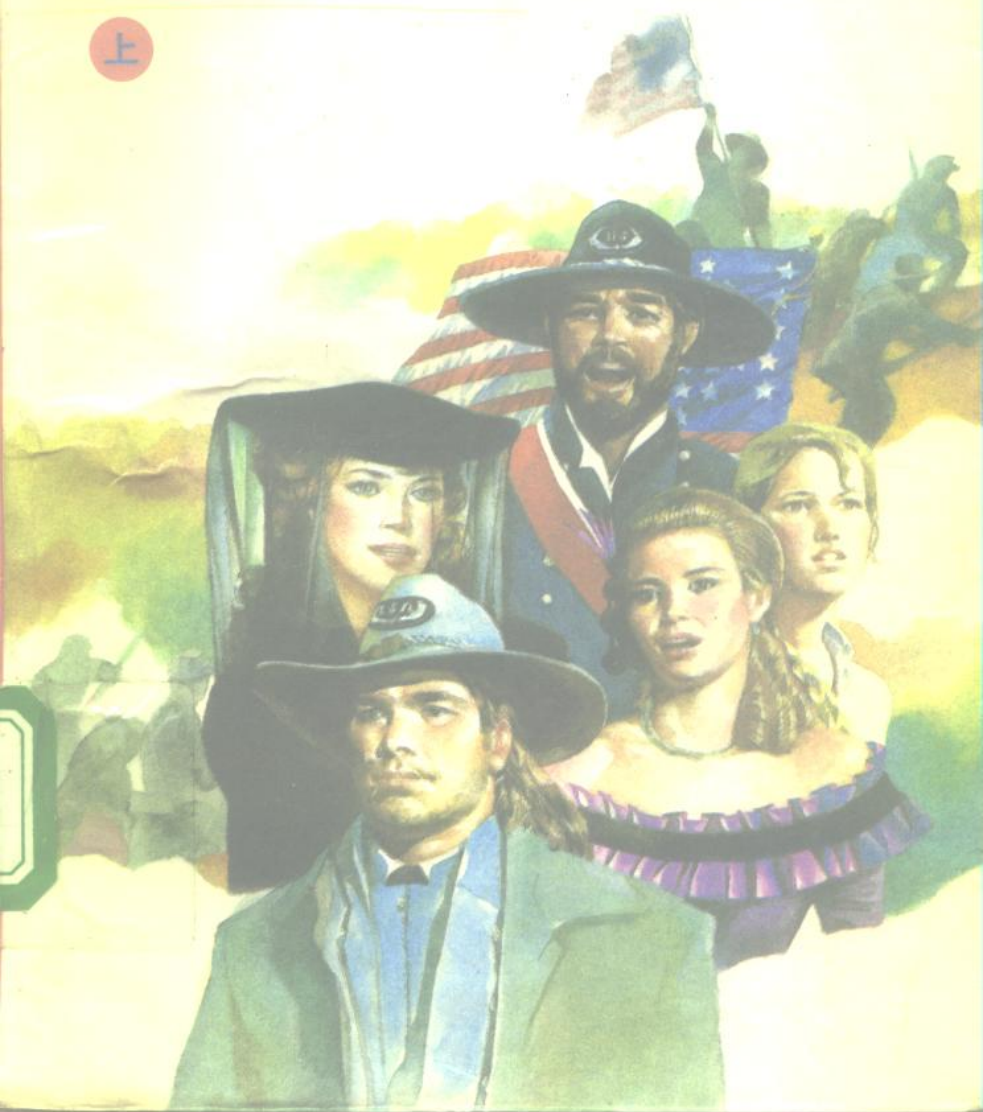


爱情与战争

LOVE AND WAR

〔美〕 约翰·杰克斯

上



爱情与战争

LOVE AND WAR

上

〔美〕约翰·杰克斯著

王同乐
张道峰
徐进先
杨 炯
郑锦来
陈 博 译

郑锦来 校

作家出版社

世上两件事

最为崇高。

一是爱情，

二是战争。

约瑟夫·拉迪亚德·基普林

目 录

序 幕	四月的尘埃	1
第一篇	斯科特的梦想	17
第二篇	下坡路	245
第三篇	比地狱还糟的地方	395

序幕：四月的尘埃

四月最后一天午夜前的一小时，一幢房屋起火了。远处狂鸣的火警笛声惊醒了乔治·哈泽德。他蹒跚地走过黑暗的门厅，爬楼梯上了了望塔，而后走到外面狭窄的平台上。一股强烈的热风吹过，风助火势，火焰熊熊，火光冲天。即使在这利哈伊镇的最高处，他也认出了着火的人家——唯一留在运河边贫民区中的富裕户。

乔治疾速下楼，回到光线柔暗的卧室。他几乎看也没看便抓起自己的衣服。他尽量轻轻地穿衣，但还是把妻子康斯坦斯弄醒了。她是读着圣经入睡的——不是她自己的天主教版本，而是哈泽德家族中的一本。在合上书前，她把念珠夹在书里，并吻了乔治，向他道了晚安。自从萨姆特堡陷落，战争爆发以来，康斯坦斯用比以往更多的时间来看这本圣经。

“乔治，你急急忙忙地上哪去？”

“镇里起火了，你没听见警笛声吗？”

她揉着睡眼说：“可你别一听警笛响就跟着抽水机跑。”

“那是我一个得力的工头芬顿的房子。近来他家里经常闹事，这次失火可能不是偶然的事件。”他弯下身，亲了亲她那温暖的面颊。“睡吧，我一小时后就回来。”他关上汽灯，飞

快地跑下楼梯，来到马厩，自己装上马鞍——这比叫醒马夫，再让他清醒到能迅速地备鞍要快得多。这一紧急复杂的情况困扰着乔治，因为自从两周前奥里·梅因来访后，他一直沉浸在一种奇怪的，麻木不仁的状态里。他觉得自己与身边的生活隔开了，特别是国家的生活隔开了。而这个国家的一部分已经分裂出去，并且要进攻另一部分。国家分裂，军队聚集，好象这一切与他的生存毫无关系，对他的情绪毫无影响似的。乔治固执地将自己与现实隔离起来。

上马后，乔治从观景楼后出发，沿着蜿蜒的山路，向失火处策马疾驰。阵阵狂风刮来，就象哈泽德炼铁厂的鼓风机中吹出的一股股强风。芬顿的房子肯定变成一座地狱了。消防队是否已经到了出事地点？但愿已经到了，他祈祷着。

在这杂草丛生，崎岖不平的山路上，需要牢牢地驾驭好他的坐骑。道路两边，有许多炼铁厂厂房，即使在这个钟点，仍然烟雾弥漫，灯光闪烁，一片喧嚣。哈泽德工厂正夜以继日地工作，刚刚开始努力为联邦作战制造铁轨、钢板。他的公司也正准备签订一个铸造大炮的合同。但眼下，这笔生意在他脑海里是最遥远的事。他疾驰过几个小康之家门前的空场地，奔入通向炽热刺眼，火焰熊熊的商业区平坦的街道。

芬顿家出现的麻烦，乔治早已知道。通常只要工人一遇到问题，他就能知道。他愿意这样。他喜欢通过商量、劝导和理解来解决问题。然而有时也不得不诉诸纪律。

去年，芬顿带来了他浪迹四方的表弟，一个肌肉发达，充满活力的年轻人，比芬顿小二十岁。由于一时缺钱花，年轻人想找一个工作，芬顿为他在哈泽德的工厂里找了一个活计。

头一两个月，他干得还满不错。

虽然结了婚，但芬顿膝下无子。他那漂亮而傻气十足的妻子的年龄，与其表弟更相近。很快，乔治发现芬顿消瘦下去了。他听到芬顿在当班时语无伦次、不正常的话语。后来，乔治接到一份报告，内容是由于芬顿的失误给工厂造成了很大的经济损失。一个星期后，又是一份这样的报告。

上个星期，为了使芬顿不再犯新的错误，也为了能够帮助芬顿，乔治将芬顿叫来，进行了一次谈话。一向随和的芬顿——十分健谈，即使是和主人——这时却两眼含着冷峻、痛苦的神情，只是说他现在正陷在家庭纠纷中。他一再强调这几个字——家庭纠纷。乔治对此表示同情，同时平静地告诉他，错误应该停止了。芬顿答应解决纠纷，以此来保证不再出错。乔治问他怎样解决，他答道，一定要让其表弟搬离他家。乔治忧虑不安地把这事暂时搁在那里，心里嘀咕着**家庭纠纷**这几个字到底是什么意思。

现在，他前面人影晃动，他看到了围观者以及一些来回不停冲向火舌的身影。数条水龙徒劳无益地喷向已经倒塌的房屋。通红的火光映在过时的费城式抽水机上，映在四匹黑马身上，是这四匹马将救火车和抽水机拉到这里。马踢刨着地，喷着响鼻，就象从地狱里来的令人恐惧的野兽。乔治想到了地狱，因为眼前的景象，除了地狱外，无可比拟。

当乔治跳下马鞍时，听见一个男人的尖叫声从烧毁的房屋左边的街道传出来。乔治挤过围观者。“靠边站，该死的。”当乔治迅速挤过人群时，救火队队长拿起救火喇叭大喊道。但他立即放下喇叭，道歉道：“噢，哈泽德先生，刚才没认出是

您，先生。”

这句话真实的意思是，他没有认出这个镇上，也许是整个谷地中，最富有的人。每个人都认识粗壮的乔治，他今年三十六岁，他那被风吹乱的头发，已经开始出现了一些永不会褪去的灰白颜色。他那双和他家族其他人一样的浅色眼睛，反射着面前熊熊的火焰，也映照出他内心的焦虑不安，“这儿出什么事了？”

队长结结巴巴地作了简要回答。他的队员们还在时前时后地操作着抽水机。几年前，他们把这个队命名为全镇勇士，并把它的镀金座右铭“*officium pro periculo*”^①铸在每一件救火工具上。现在，水徒劳地浇在已化为灰烬的房屋上。这样做唯一的作用是避免刮风将火种传播到附近的几座简陋的小屋和破草房那边去。这样，队长便得闲与镇里最举足轻重的人谈话了。

他说看来是芬顿在傍晚时发现自己的妻子和表弟在床上乱搞，他便拿了一把太菜刀，砍了妻子和她的情人，然后放火烧了房子。在此期间，身受致命创伤的表弟，拼尽全力，又用那把菜刀，砍了芬顿四刀。乔治用紧握的拳头擦了擦满眼的泪水。芬顿是个有礼貌的人，他学识渊博，聪明肯干，对他手下的人也很亲切友好。

“那就是他在叫喊。”队长说，“他看起来活不了多久了。当我们赶到这里时，那两个已经死了。我们把他们拖到外边，遮盖起来了。如果您想看看的话，他们现在就躺在那边呢。”

① 意为“排难救险”。

不知怎么的，乔治觉得他被推着走向那两具尸体，一块帆布在街中心盖着尸体，帆布下散发出令人作呕的气味。芬顿还在尖叫着。风吹着火焰，发出呼呼的响声。一些燃烧的碎片伴着火星，一起旋转着升入空中。消防队员仍在拼命抽水。每个制动器有两个人，一队站在地下，一队站在平台上，操纵着抽水机。用两辆棺材似的马车拉来的革制消防水龙头，跨过已废弃了的运河，伸向河里吸水。那些专为消防队训练的马，仍然表现特别，踢刨着地，甩动着头，闪动着被火映红的马肚子。

乔治在距尸体不到一步之遥的地方站住，掀起了帆布。他近来一年在为镇里的现代化拉塔式蒸汽水泵的费用进行调查，所以了解了一些失火及其后果的情况。但即使这样，也没有给他足够的思想准备来看这两个死去的情人的景象。

两个当中，芬顿的妻子烧得更惨。她那焦黑的皮肤剥裂开来了，又翻卷成了许多卷。芬顿表弟衣服烧为灰烬之处，露出无数个水泡，流着黄色液体，在火光下闪闪发亮。死者在最后的痛苦挣扎中，渴望空气，但他们吸进去的只是令人窒息的烟雾。所以他们的脸孔、脖子和伸出的舌头，都肿胀突起，嗓子也是肿的。从芬顿的妻子情况来看，很难断定她是被火烧死的，还是窒息而亡。但芬顿表弟的死因就明显多了，他两眼突出，象两个青苹果。

乔治放下帆布，竭力压住翻到嗓子眼想呕吐的感觉。刚才所见的景象，好象魔法召鬼一样，使他见到了群魔鬼怪：那不仅仅是火，更有死亡，苦难，失败，一语概之：战争。

浑身战栗着，他回到队长身边，一种突然袭来的感觉在

内心深处翻腾着。

“我能帮什么忙吗，汤姆？”

“十分感谢您的好意，先生。但现在除了将邻近的房子浇湿外，已无它事可做了。”一个消防队员过来说，芬顿已经死了。乔治又颤抖了起来，怎么他还听得见那尖叫声？他使劲晃了晃头。队长接着说：“我们到这里已经太晚了。”

乔治哀伤地点点头，向自己的马走去。

他离开出事地点，骑上马，让马慢慢走着。这一悲剧和目睹的惨景，将他近日来麻木不仁的情绪化为乌有。

他知道正在打内战——可能已进行了许多星期或数月了。但了解并不等于理解。虽然他在墨西哥打过仗，但他却遇到过了解并不理解的问题。而且墨西哥战争已是遥远的过去了。他骑着马，在山坡上慢慢地行走着。风吹着灰尘在头上飞过。最后，他终于理解了面临的现实：国家处在**战争**之中。他的弟弟比利，一名工兵部队的军官，处在**战争**中。他最亲密的朋友——西点军校的同窗，墨西哥战场上的战友，某一时期中的金融伙伴——处在**战争**中。他不记得是谁曾写过这样一句话：谁也不是孤岛一座。

回想着两周来发生的事情，他试图用自己的看法来解释国民的情绪。对很多，也许是绝大多数北方人来说，一八六一年，四月——即本月——十二号，以轰炸萨姆特堡来最终打破南北方三十年来的紧张状态，不说是令人欢欣鼓舞，也是倍受欢迎的事件。乔治的主要反应是悲哀。那些狂暴之徒说，善良的人们从白人商贩第一天在美国荒芜的海边买卖黑

人起，在解决这个惨无人道的问题上，就遭到了失败。

他悲哀，是因为这个问题长久以来被认为是无法解决的。到后来，甚至是无法验证了，因为反对阵营周围的理论堡垒是如此的坚固。而对那些一贯自我占有和损人利己的人来说，这些问题并不危急，也不严重，仅仅是一点儿麻烦事，绕过去就是了——好象没看见，就象对待那些在贫民窟中睡觉的乞丐一样。

然而，在战争这口大锅即将沸腾滚开的这些年来，美国不仅仅只存在着两种派别——狂热分子和冷漠之士，还有公道正派的人。乔治认为自己是其中的一员。或许他们能釜底抽薪，踢翻这口大锅，选举一个通达理智的国会？或者因为双方的分歧如此根深蒂固，广泛普遍，两派中的那些狂热分子永远也不会允许这样做？不管答案是什么，理智的人没能取得支配地位，而让其他的人掌了权，分裂的国家正处在战争之中。

悲哀。奥里在利哈伊镇时也怀有同样的感觉。那是仅仅两周前的事。他从南卡罗来纳州到宾西法尼亚州的无畏旅行，一路上险象环生，恐怖四伏。而乔治的姐姐，弗吉莉亚——一个疯狂的废奴主义者，对南方一切事物及所有南方人抱有不可磨灭的仇恨——将奥里的来访向一伙暴民告了密。乔治不得不用手枪阻止他们，直到他最亲爱的尊贵朋友离开利哈伊镇。

那之后——怎么样了？并没有无精打采，一点也没有。他处理了各种日常事务：提出合同建议；为芬顿的事忧虑不安；还有很多大大小小的事。只有一件例外。直到今天夜里，他

才在某种程度上醒悟过来，理解了战争的含义。烈火和菜刀摧毁了他身边的麻木之墙，给他重新上了一堂基础课。一帮蠢货轻率地预计战争“仅仅”九十天就可结束，而死亡和毁灭只需一眨眼的工夫。

他的头嗡嗡地响着，胃里翻腾地直觉恶心。在这堵夷为平地的墙的前方，他看到了这两周来他一直企图躲避的威胁。它威胁着世界上他所热爱的人的生命，威胁着他们一家和南卡罗来纳州梅因一家逐渐建立起来的友谊纽带。为了这些生命和这种纽带，他一直回避着现实。这场大火使他醒悟到，这一切是极其脆弱的，就象芬顿和那两个人一样脆弱，就象那所房子一样脆弱。那里曾蕴含着他们所有的爱慕，遗憾和梦幻。现在，人、房屋、情感，一切都化为乌有。只剩下那些落在乔治领子上，吹在他耳朵上的灰烬，围着他飘转着。

在这个五月一号的凌晨，骑马走上宾夕法尼亚的山坡，他可以将这小小的，很快即忘却的家庭悲剧置于一旁——这一悲剧，既是普通常见的，又那么令人惊骇，令人心碎——他可以转过脸去不理，但却不能不去想。过去两周的事情在他眼前闪过，二十年的风风雨雨重现在面前。

哈泽德一家，宾夕法尼亚州的钢铁巨头，和梅因一家，南卡罗来纳州的水稻种植园主，首次的联系是两家的儿子在一八四二年一个夏日的午后，在纽约港码头邂逅相遇。乔治·哈泽德和奥里·梅因那天在哈德孙河上一条开往北方的轮船上成了莫逆之交。下了船之后，他们便成为西点军校的一年级新学员。

在那里，他们同甘苦，共患难，这更加深了他们之间相

互敬重之情。那里的功课——对于并不十分渴望成为职业军人的乔治来说，相当容易。而对于一心想成为军人的奥里来说，却是困难重重。他们极力忍受一个高年级生埃尔卡纳·本特对他们的欺侮戏弄。本特是一个阴险狡诈，精神疯狂的人。在他做了一些极可恶的事情后，他们密谋策划，使本特被开除出校。但在来自华盛顿的影响下，本特又回到了军校。他在毕业时对乔治和奥里说，他会永远记住他们，并要向他们对他所犯的罪恶算总账。

正象许多南北方家庭在长长的地方主义的导火索烧向脱离联邦的火药的那些年代所做的那样，梅因和哈泽德家开始彼此了解。他们相互拜访，喜结联姻——也结下了仇恨。甚至乔治和奥里也有过激烈的争吵。在慢慢滴进国家血液中的毒素——分裂的影响下，他们之间的友谊遭到了破坏。

在墨西哥战争中，他俩同在一个步兵团任少尉，然而两个朋友最后以未曾料到的方式分手了。与“屠夫”本特上尉的偶然相遇，把乔治和奥里推进了楚鲁巴斯科路战斗的硝烟之中。就在这次战斗中，一块弹片使奥里失去了左臂，也使他终身从戎的梦想化为泡影。随后，乔治父亲去世的噩耗传来，乔治被召回家中。凭着敏锐的直觉，乔治的母亲无法相信乔治的哥哥斯坦利能够明智地处理好这一大家子的各项事务。乔治主管哈泽德家庭事务不久，就从他那对政治野心勃勃、对工厂毫不负责的哥哥手里，夺过了对炼铁厂的控制权。

左臂的截除，使奥里在一段时间里陷入孤独寂寞、苦闷不堪的心境之中。但当他训练自己操持庄园的事务，并用一

只手干两只手的活时，他对未来的生活又恢复了信心，他和乔治的友谊也重新复活了。当乔治与康斯坦斯·弗林——他赴墨西哥途中在得克萨斯遇见的一个信仰罗马天主教的姑娘——结婚时，奥里作为男傣相参加了婚礼。其后，乔治的弟弟比利，决定报名上西点军校。与此同时，奥里正竭力想把他的堂弟，孤儿查尔斯从流浪汉的生涯中拯救出来，他说服查尔斯去争取一个西点军校的名额。这样，两个老校友的友谊很快便在查尔斯·梅因和比利·哈泽德——他们早已相识——的身上重现光芒。

在过去十年和平的日子里，除了来自双方政界领导人和知名人士越来越激烈的言词攻击和愈演愈烈的相互威胁外，大多数北方和南方人仍保持着私人友谊。这两家也不例外：梅因一家来北方避暑，哈泽德一家去南方旅游，虽然并不是每次都毫无麻烦。

乔治的姐姐弗吉莉亚，一个由热心的废奴主义者发展到极端主义者，几乎断送了两家人之间的友谊。一次，哈泽德举家拜访梅因庄园时，她遇到了奥里妹妹艾什顿未婚夫的一个黑奴，弗吉莉亚暗中鼓动这个黑奴逃跑，结果他成功了。

艾什顿·梅因，美丽动人，但放荡不羁，曾一度迷住了比利。但比利很快就发现艾什顿的妹妹布雷特纯洁朴实，真诚坦率。艾什顿在某些方面跟弗吉莉亚一样，刚愎自用，疯狂之极。她遭到比利拒绝后，一直等着寻找机会进行报复。她密谋策划了一场暗中作了鬼的决斗来谋杀比利，而那时比利与布雷特在芒特罗亚尔结婚还不到两个小时。查尔斯堂弟以一个骑兵军官直截了当的方式处理了这件事——相当粗暴。

作为惩罚，奥里把艾什顿和她那易动肝火的丈夫赶出了梅因庄园，并永远不许他们回来。

弗吉莉亚的情人，那个她帮助逃跑出来的黑奴，与约翰·布朗手下的另一些暴徒被打死在哈帕斯费里。弗吉莉亚当时也在那里，她吓得惊慌失措地逃回了家。所以当奥里到乔治家进行那次危险旅行的那天夜里，她也在观景楼。奥里的来访和导致奥里到来的原因，是心情沉重，深于思考的乔治在骑马登上通向观景楼的最后一段陡坡时所苦苦思考的问题。

奥里的哥哥库珀，反对陈旧的传统观念，在有关南方特有的社会制度问题上与大多数南方人观点相异。他指出，与人力耕种土地，并以土地为经济基础的南方相反，北方虽说不上完美无缺，但却跟上了世界性工业化的步伐。在北方，自由工人正飞速进入机器轰鸣，繁荣昌盛的未来世界，而不是被陈旧过时的方式及观念束缚着，象带着手铐脚镣那样拖着行进。对于本州和本地区那种传统的诡辩——北方工厂的工人是被无形的铁链锁在体积巨大、鸣声隆隆的机器上。与之相比，南方的奴隶要安全得多，因而幸福得多——库珀只是一笑置之。也许一个工厂的工人只靠老板给的工钱确会饥饿致死，但他不会仅象一件物品似的被人买卖。他时刻都可以离开，而没有人会去追捕。没有工人会被捕获，遭受鞭挞，或被吊在巨大引擎的飞轮上受刑。

库珀试图在查尔斯顿创建造船工业，并预想、甚至已经开始仿照英国天才工程师布鲁尼尔设计的船去造一条大型铁轮。乔治冒险投了资。这既是出于他们之间的友谊，出于他

对库珀的信任，也是为了能较快地获利，但它却是微乎其微的。

在萨姆特要塞作为联邦的阵地存在的最后的日子里，当战争的爆发已不再是问题的问题时，奥里当押掉了全部家产，竭尽全力筹集到了六十五万五千美元，来偿还乔治当年投资的一百九十万美元的一部分。虽然他讲话带着南方口音，他还是将钱装在一个小而破旧的提包里，乘火车将钱带到了利哈伊镇。尽管一路上有无数风险，他还是来了。为了他们的友谊，为了报答乔治的信任。

就在两个朋友见面的那天夜里，弗吉莉亚暗地里纠集了一帮暴徒——置这个来访者于死地是有把握的。这个企图落空了。奥里安全地乘上了夜班火车，现在他在——哪里？南卡来罗纳州？如果他平安地回到家，至少他又有一次得到幸福的机会。马德琳·拉莫特——奥里所钟爱的女子，尽管被悲惨不幸的婚姻束缚着，却仍深深地爱着奥里——跑到芒特罗亚尔来揭露一场谋杀比利的阴谋。既然到了这里，她便不顾多年来肆意虐待她的丈夫的威胁，在芒特罗亚尔呆了下来。

萨姆特事件的结局促成了其它决定，不管这决定是多么没有把握或令人伤感。查尔斯退出美国陆军，加入了南卡罗来纳州的骑兵军团。他最好的朋友比利，仍留在联邦军队的工兵部队里。比利的南方长大的妻子布雷特住在利哈伊镇。当大规模的，充满危险的而又难以预测的军队集结之时，梅因家和哈泽德一家之间的私人友谊，也在这风雨中飘摇不定。

这就是乔治在过去十四天来一直想回避的事实，生命是

脆弱的，友谊也是一样。在他和奥里分手之前，他们曾发誓，战争永远不能将他们之间的友谊拆散。今夜仍历历在目的丑陋景象，痛苦的尖叫以及喷泉似的火舌，这一切使乔治暗自怀疑，他们是否太天真了？他强烈地感到他必须以实际行动重申他保护捍卫这种纽带的义务。

他拴好马后，径直走向书房。宽敞的房间充满着皮革和书本纸张的气味。象深夜里的宅第一样，这里也寂静无声。

他走近书桌，仔细地看了看唯一一件放在餐桌上的纪念品。那是一个锥形、质地粗糙的物体，从顶部到底座有六英寸。深褐的颜色表明含铁量之丰富。

乔治意识到了为什么它吸引了他的注意力，有人——可能是女仆——把它从一贯放置的位置上挪开了。他把它拿在手里，回忆着当年发现它的地方——当他是一个军校生时，那环绕着西点军校的山坡。

他拿在手里的是一块陨石，它在星空中遨游，来自高远莫测的地方，体积比现在大得多。搞他这一行的老前辈——他的祖先称它为星铁石。当法老统治着尼罗河王国时，人们就知道了它。

铁，宇宙中最有力量的物质，建造人类文明的原料，衡量人类文明的尺度。用铁，乔治计划造出许许多多能置人于死地的武器。他这样做有充分的理由：他的爱国主义，他对奴隶制度的仇恨，也为了盈利，还有一种对那些为他工作的人所负有的父亲般的责任感。

从这个角度来讲，拿在手里的东西就是战争。他快速地将陨石一毫不差地放回了原位。